



吴冠中《汉柏（二）》。

然喜欢表达自己的东西”。这也是林风眠作品中始终不变的底色。

斯时，在上海南昌路孤僻的小楼，林风眠并没有因为对现世的避遁而精神灰暗。相反他的艺术探索正是始于这种清苦寂寞的生活。他在小楼里反反复复地摹写敦煌壁画，格外关注飞伎纤细柔软的身姿，关注飞天拈花回眸的神气。无论体态、衣纹、手相，敦煌的气息随着摹笔被悄然移入他的绘画，化变而成雅致古朴的仕女形象，温馨而甜美——《伎乐》中，舞女相向而歌；《小白花》中，乐女捧花安坐；《荷花仕女》中，白纱仕女曲线回环，宛如天仙。这些仕女从敦煌中化变来，细眉凤眼，静谧、安详、恬淡、温婉，仿佛东方女神，这是“古为今用”最好的例子。

除此之外，戏曲人物也是他颇具个人特色的艺术创作，戏曲人物曲折离奇的命运故事打动着他，戏曲表演独特的程式与美感启发了他，最终，他以立体主义的结构方式和皮影的造型，至为大胆地将戏剧人物叠映在一起，对比强烈，谱色夸张，营造了一种中西融汇的人物表现的当代样式——为儿时就被迫分离、再也没有见过面的母亲而创作的《宝莲灯》（寓意沉香救母），人物在菱形影格中若隐若现，直如舞台灯光下的轮转闪回；《水漫金山》中倩影曳动，鬼魅重重，创造了一片天水涛涛的陶然景象；《杨门女将》《霸王别姬》中人物成双成对，造型奇绝，

笔法独到，既是民间的、传统的、古典的，又是现代的、写意的、灵动的。每一折戏，每一个人物，又都带着林风眠强烈的感情投射与思想寓意，结构强悍，大张大阖，郁郁累累，莽莽苍苍。

还有他笔下成片的荷塘，静谧、深邃，空灵，在其中既可以看到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影子，却又迥然不同，林风眠描绘的，是江南水乡成片的荷塘，野逸，生动，又不失滋润与深沉。对于笔下常见的小鸟，林风眠会用简洁的线条勾勒枝条，用粗放的笔触点绘出静立枝头的数只小鸟，自在逍遥之意，跃然纸面。画白鹭时，他的线条也有一种流畅、直接的美感，有点像西洋画的铅笔速写，但他却是完完全全用毛笔勾勒完成的，可见下笔时的果敢与凌厉，又具有强烈的书法性。说到底，“洋”只是视觉上的一种感觉，林风眠画笔的根，依旧是笔墨，是线条，是传统中国绘画神形兼备、写意传神的民族精神。

林风眠作品的另一大特点在色彩，或许他是将强烈的色彩比照引入中国画的第一人。在《大理花》《梨花》等一系列花卉画中，他皆采用了近距离取景，构图饱满紧密，然后以明亮鲜艳的色彩填满画面，强烈中显示出柔和，单纯中蕴含着丰富，既有粉彩油彩的浓郁，又具有水彩的轻盈，画面兼具对立和统一，颇有当代意味。特别是墨色的底，衬托出红绿色彩的鲜艳明快。